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付版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初版



現代小說選下冊

實價六角

編者	胡雲翼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美華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開封西安
成都濟南溫州
廣州重慶貴陽汕頭
杭州武漢長沙南京
北新書局

目次(下冊)

葉紹鈞

潘先生在難中……………一

魯迅

故鄉……………三二

張資平

三七晚上……………四九

王魯彥

黃金……………六二

劉大杰

目次

花美子……………九四

彭家煌

請客……………一〇五

張天翼

蜜蜂……………一二七

杜衡

牆……………一八〇

巴金

煤坑……………一九九

丁玲

水……………二二〇

潘先生在難中

葉紹鈞

一

車站裏擠滿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現出異樣的神色，腳夫的兩手插在號衣的袋裏，睡着一般地站着；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空氣沉悶得很，人們略感到呼吸的受壓迫，大概快要下雨了。電燈亮了一歇了，彷彿比平時黃昏一點，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

揭示處的黑漆版上標明西來的快車須遲到四點鐘。這個報告在幾點鐘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沒有一個人再望牠一眼。像這種報告，在這一週禮拜裏，幾乎每天每趟的行車都有；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大家也習以為當然了。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為擾擾的境界。

來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腳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着個黑漆皮包，左手牽着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尚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

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也不能全乎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涌向車門，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鋒，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四個窗洞的地方，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座椅的中間，一動不能動，兩臂一前一後，伸得很長，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臂膊拉了去的樣子。他急得直

喊，「阿！我的臂膊！我的臂膊！」

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方才知曉腰下擠着個孩子；留心一看，見他們四個人一串，手聯手牽着。一個客人呵斥道，「趕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兩半了！」

「怎麼弄的，孩子不抱在手裏！」又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攔得向前進行的機會。

「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再轉一念，妙用豈是人人能夠了解的，向他們辯白，也不過徒勞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罷；就把以下的話嚥了下去。而七歲的孩子還是「臂膊！臂膊！」喊着，潘先生前進後退都沒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你們看着我！你們看着我！」

車輪一頓，在軌道上立定了：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潘先生覺得前

頭鬆動了些；但是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腳作不得一點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也不得自由，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你們跟着我！你們跟着我！」

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旋轉身子看，後面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心知他們還擠在車中，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又下來了百多人，方才看見腳踏上人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上半身，承着電燈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來。再等了一歇，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她吁吁地呼着氣，連喊「阿唷，阿唷，」淒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鎮定，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重又發命令道，「我們仍舊同剛才這樣聯起來。你們看月臺上的人這麼多，收票處又擠得厲害，不是聯着，就要走散了！」

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攔住他的膝頭說，「爸爸，抱。」

「沒用的東西！」潘先生頗有點憤怒，但隨即耐住，蹬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來。同時關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一手要緊緊索着母親，因為他自己一隻手也沒得空了。

潘師母向來不會受過這樣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車，却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不禁發怨道，「早知道這樣子，寧可死在家裏，再也不要逃難的了！」

「悔什麼！」潘先生一半發氣，一半又覺得憐惜。「到了這里，懊悔也是沒用。並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罷，當心脚下。」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

一陣的擁擠，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出了收票處的隘口。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沒有迴旋側向的餘地，只有順着大眾的勢，腳不點地地走。一會兒，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跨過了電車軌道，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慌忙地回轉身來，只

見數不清的給電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一齊向自己這邊涌來，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有了，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心頭悵惘到不可說，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轉了幾回，一絲影蹤也沒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銳，他瞥見母親的稀疏的額髮，便認識了，舉起手來指點道，「媽媽，那邊。」

潘先生一喜；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後望去。搜尋了一歇，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連喊着「阿大」，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的旁路上。於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暢地吐一口氣，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現在好了！」的確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鐵柵欄，就有人保着險，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福得很，一尋即着：豈不是四條性命，一個

皮包，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豈不是「現在好了」？

「黃包車！」潘先生很入調地喊着。

車夫們聽見了，一齊拉着車圍攔來，問他到什麼地方。

他昂起一點頭，似乎增加好幾分威嚴，伸出兩個指頭揚着說，「只消兩輛！兩輛！」他想了一想，續說，「十個銅子，四馬路，去的就去！」這分明表示他是個「老上海」。

辯論了好一會，終於講定十二個銅子一輛。潘師母帶着大的孩子坐一輛，潘先生帶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輛。

車夫剛欲拔脚前奔，一個背鎗的印度巡捕一臂在前面一橫，只得縮住了。小的孩子看這個人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過臉來，貼着父親的胸際。

潘先生領悟了，連忙解釋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紅包頭。我們因為本地沒有他，所以要逃到這里來；他背着鎗保護我們。他的鬍子很好

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羅漢的鬍子一個樣子。」

孩子總覺得怕，便是同羅漢一樣的鬍子也不想看。直到聽見噹噹的聲音，才從側邊斜睨過去，只見很亮很亮的一個房間一閃就過去了；那邊一家家都是花花燦燦的，都點得亮亮；他於是不再貼着父親的胸際。

到了四馬路，一連問了八九家旅館，都大大的寫着客滿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沒有用，因為客堂裏都搭起牀鋪，可知確實是住滿了。最後到一家也標着客滿，但是一個夥計懶懶地開口道，「找房間麼？」

「是找房間，這裡還有麼？」一縷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過身，彷彿到了家的樣子。

「有是有一間，客人剛剛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遲來一刻，說不定就沒有了。」

「那一間就是我們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來，

說，「我們總算運氣好，居然有房間住了！」隨即付車錢，慷慨地照原價加上一個銅子；他相信運氣好的時候多給人一些好處，以後好的運氣會續續而來的。但是車夫偏不知足，說跟着他們回來回去走了這多時，非加上五個銅子不可。結果旅館裏的夥計出來調停，潘先生又多破費了四個銅子。

這房間就在樓下，有一個牀，一盞電燈，一桌，兩椅，此外就只有煙霧一般的一間的空氣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進去時，立刻聞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間又混着陣陣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語道，「討厭的氣味！」隨聽見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鍋的聲音，才知道原是一間廚房。再一思想，氣味雖討厭，究比喫鎗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舒舒泰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用晚飯吧？」茶房擺下皮包回頭問。

「我要喫火腿湯淘飯，」小的孩子咬着指頭說。

潘師母馬上對他看個白眼，凜然說，「火腿湯淘飯！是逃難呢，有得喫就好

了。還要這樣那樣點戲！」

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風色，夾着潘先生說，「今天到上海了，你可給我喫得菜。」

潘師母竟然發怒了，她回頭呵斥道，「你們都是沒有心肝的，只配什麼也沒得喫，活活地餓……」

潘先生有點兒窘，却作沒事的樣子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便分付茶房道，「我們在路上喫了東西了，現在只消來兩客蛋炒飯。」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點頭就走，剛出房門，潘先生又把他喊回來道，「帶一斤紹興，④一毛錢熏魚來。」

茶房的腳聲聽不見了，潘先生舒快地對着潘師母道，「這一刻該得樂一樂，喝一杯了。你想，從兵禍凶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見，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垂覺，（他說

着，把阿二拖在身邊，一手輕輕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見了你，於是我迎上來：這是第二件可樂。樂哉樂哉，陶陶⑤酌一杯。」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着。

潘師母不響，她正想着家裏呢。細軟的雖然已經帶在皮包裹以及寄到教堂裏去了，但是留下的東西究竟還不少。不知王媽倒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窮人家曾不會知曉他們一家統出來了，只賸個王媽在家裏看守；又不知王媽睡覺時，要不要忘記關上一扇門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裏的三隻母雞，沒有做完的阿二的袴子，廚房裏的一碗白燒鴨……真同通了電一般，一刻之間，種種的事情都涌上心頭，覺得異樣地不舒服；便嘆口氣道，「不知弄到怎樣呢！」

兩個孩子都懷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覺得這樣的上海沒有平時父母嘴裏的上海來得好玩而有味。

疎疎的雨點從窗外灑進來，潘先生站起來說，「果真下雨了，幸虧在這一刻下，」就把窗關上。突然看見本來給窗子掩沒的旅客須知單，他便想起一件頂緊要

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注着那單子看。

「不折不扣，兩塊！」他驚訝地喊。回轉頭時，眼珠瞪視着潘師母，一段舌頭從嘴裏伸了出來。

二

明天早上，走廊中茶房們正蜷在幾條長凳上熟睡，狹得止有一條的天井上面很少晨光透下來，幾許房間裏的電燈還是昏黃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婦兩個已經在那里談話了；兩個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許比昨晚的好一點，也醒了一歇了，只因父母教他們再睡一會，所以還躺在牀上，彼此呵癢爲戲。

「我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師母焦心地說。「這報紙上的話知道牠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難萬難地逃了出來，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顧局長的脾氣就是一點不肯媽虎。『地方上又沒有戰事，學自然照常要開的，』這句話確然是他的聲口。這個通信員我也認識，就是教

育局裏的職員，又那里會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曉得，回去危險呢！」潘師母悽然地說。「說不定三天兩天他們就會打到我們那地方去，你就回去開學，有什麼學生來念書？就是不打到我們那地方，將來教育局長怪你爲什麼不開學時，你也有話回答。你只要問他，到底性命要緊還是學堂要緊？他也是一條性命，想來決不會對你過不去。」

「你懂得什麼！」潘先生頗懷着鄙薄的意思。「這種話只配躲在家裏，伏在牀角裏，由你這種女人去說：你道我們也說得出口的麼！你切不要攔阻我，（這時候他已轉爲撫慰的聲調，）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決定沒有一點危險，我自有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的靈捷，微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家裏的東西麼？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得定心定意住在這里了。等到時局平定了，我馬上來接你們回去。」

潘師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萬無挽回的了。回去能得照看東西固然很好，但是風